



##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 第八章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胡**北風開完主管會報回到辦公室後，簽發了日常公文，撥了幾通業務聯繫電話，找了幾位新進同仁詢問適應狀況，然後走入交易室督察了好一會交易操作。看看一切正常，並無異樣，且時已近午，便當已經送來，便回到個人辦公室內用膳。餐後忽沒來由地想念起柳依依，雖知不能如何，頂多就只是見見面，聊聊家常，但是那股想見她的衝動卻欲來欲濃，於是壓鎮下胸口砰砰亂跳，拿起話筒，撥了個電話給柳依依，約她隔壁裙樓大廳的 Starbucks 會面。

十來分鐘後，柳依依出現了。胡北風左思右慮該跟柳依依說些什麼的亂紛紛腦子忽然間清淨了，他急急由離店門口最遠、靠牆的舒軟矮沙發站起，不意卻撞著了小圓咖啡桌，將桌上剛點的 cappuccino 震得一蕩一漾地，也將小調羹震得直敲著底下的瓷盤嘎嘎亂響。胡北風見週遭眾人均朝他望來，面上一陣紅赧，但旋即不理會鄰人目光，大步趨前走去，領著柳依依到櫃檯處點用飲料，然後一齊回到原先的安靜角落處坐下。

柳依依仍念著胡北風剛才急忙起身相迎的憨厚模樣，於是含笑開口說道：

「學長，很抱歉來晚了，沒想到人這麼多，害你爲了讓我找著你而差點打翻咖啡。」

胡北風心中一暖，暗道這姑娘真體貼人，只可惜自己無緣。柳依依見胡北風沒回說什麼，只臉上一抹溫慈笑意，忽然間覺得這高挺的學長還真可愛，不像金融圈其它高階主管般銳利，也沒他們的裝腔作勢、故作帥氣，於是不覺想跟他憶憶舊、聊聊清華往事：

「上禮拜天我回學校參加同學會，很多地方都變了，光復路改了樣，小

吃部換了內裝，交清小道拓寬了，物理館也拆得只剩一堆廢墟，真讓人心疼。」

「是啊，新建的物理館大是大，但就是跟週遭的柳樹松蔭不融合，一副冰冷的水泥怪獸模樣，全沒舊館的巧緻溫馨感覺。不過還好成功湖都沒變，對面的光明新村也沒變，每到夏日傍晚，仍是金絲垂柳漾清池，暗紅燈火映黃昏」。

柳依依會心地望著胡北風一笑，沒想到這高頭大馬的學長還真多愁善感。

「這一次同學會好多人都來了，有兩位我最要好的同學剛好請長假從美國回來。他們在阿崗，原先是做量子光學的，但現在做的與零度能有關。」

柳依依一說完，胡北風也剛好從懷舊的心情裡走出來，立刻亮圓了眼，很有興緻地說：

「上回妳跟我提起零度能後，我做了些研究，發覺目前在申請專利的人還真不少。甚至有一家俄羅斯公司宣稱已有商業化的熱水器產品，只要藉由一般家用電源提供初始能量讓機器開始轉動，加熱爐內的水產生蒸汽熱能及誘發出零度能後，系統就自動切斷電源供應，並利用回收的蒸汽及不斷取出的零度能供給機器後續運轉所須的能量來產出熱水。」

「所以由系統出來的能量比進去的能量多，」柳依依睜亮了眼睛說。

「嗯，表面上看來是違反了熱力學第一定律——能量守恆定律，」胡北風正要往下說，柳依依已接了過去：

「而且也違反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熱機的效率永遠小於一，不可能有永動機存在。」

「一點都沒錯。只是那是古典熱力學，在極微觀的量子世界裡，也許會有些不一樣也不一定。妳看這幾年來，不是不斷有物理學者質疑熱力學第二定律，並宣稱找到證據能推翻它嗎？」胡北風說。

「不過，我想就算真找到了些什麼證據，也不應該說是推翻了熱力學第二定律。或許就像是量子力學與牛頓力學的關係一樣，古典的牛頓力學在宏觀世界裡如魚得水、如龍遇雲，但在量子微觀世界就必須做修正。固然說量子力學的理論在宏觀世界中一樣適用，但要用這麼複雜的公式來描述簡捷的



牛頓力學就能描述的事物是自惹麻煩，搬石砸腳。」

柳依依邊說著就看到胡北風讚賞地對他領首微笑，心中忽有一股歡欣，恰像是琴腔被拉起了共鳴，便開心地又說道：

「所以比較合適的說法應不是誰推翻誰，而是兩個理論都對，都有各自適合應用的情況。不過更精確地說應是量子力學涵蓋了宏觀與微觀世界，牛頓力學只是適用於巨觀世界的一個量子力學的簡化版本。」柳依依略一停頓，啜了口cappuccino，見胡北風沒意思接話，只是望著她輕輕含笑，於是又說：

「其實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牛頓力學的關係也是一樣，牛頓力學可視爲是相對論的一個簡化版，適用於『低速』——遠低於光速——移動的物體；而相對論則適合用來描述接近於光速運動的事物」。

柳依依說到此，正是興頭，但見胡北風似有話想說，便打住，讓胡北風接了過去：

「妳的比喻很恰當，牛頓力學事實上在描述我們日常生活所經歷的世界是綽綽有餘了，畢竟我們經常所見的世界不是微如原子、電子，也不是疾如光速、迅如閃電，所以沒有必要用量子力學、用相對論來複雜我們的生活。不過，妳剛才說的牛頓力學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簡化版的事倒是讓我想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柳依依聽胡北風這一說，好奇心乍起，便身體微微前傾，兩肘擱支在透明圓桌上將兩條白潤玉臂撐起，並兩手叉交將螭首輕置其上，無意間，圓領的衫口下滑了寸許，露出一片似雪肌膚。胡北風一瞧見，趕忙將目光移開，但心裡頭卻戀戀不捨，想順著鬆開的領口往下尋幽探奇。柳依依見胡北風忽然間不說話，也沒意會到是自己的江山多嬌，引人折腰，還以爲是胡北風岔了思緒，另有心事，便笑笑地輕嗯了一聲，想拉他回轉。胡北風聽聞柳依依輕喚，以爲賊心被識破，一時間赧紅了臉，連忙歸返正題：

「很多人都以爲科學萬能，科學家沒說的就是錯的，科學原理沒講的就不是對的。所以中草藥、氣功、民俗療法等沒有科學驗證過的就是不科學，是迷信；零度能、冷融合、永動機等與古典物理學不符的就是離經叛道，嘩眾取寵。但是如果回顧科學發展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科學一直都在進步，舊的科學知識往往會被修正或是被推翻，但新的科學知識也不保證未來也會

是對的。這就像是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所說的『理論無法被證實，只能被證偽。』我們無法做盡所有可能的實驗來證明理論永遠是對的，但是只要有一個實驗的結果與理論的推斷不符，這個理論就被證明有誤，須要做修正，或是被澈底遺棄」。

胡北風一口氣講到這裡，雖然眼光仍會不自覺地飄向淡藍紗衫遮掩下那兩座輕巧隆起的山丘，但剛剛失態的羞赧已消失無蹤，而此際見柳依依微笑著聽得正專心，於是又接著說道：

「譬如妳剛才說的牛頓力學，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都沒有任何實驗證明它不對，但後來量子論、量子力學、相對論等出來了，證明它在微觀世界不適用，也證明它在接近光速的情況下無法使用，於是就面臨須要做修正的窘境，但是它並沒有被推翻，因為就是妳前面說的，牛頓力學在低速、巨觀的世界裡遠比相對論、量子力學好用。」

胡北風停下來喝了口咖啡，又繼續說道：

「可是就算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實驗能證明量子力學或相對論不對，我們也無法就此斷定這兩個理論永遠是對的，畢竟這兩者之間仍存在著矛盾，無法融合成一體——」

「上帝是不擲骰子的，」胡北風正待要說，柳依依忽面露機靈地笑著接了過去。

胡北風一聽，對她報以會心一笑，並說道：

「正是。愛因斯坦的這句名言充份顯示了聰明如他者也有犯錯的時候。愛因斯坦不相信大自然是建立在擲骰子式的機率架構上，因此不相信一切以機率為本的量子論。但是以目前的知識來看，大自然似乎真就是機率式的，只是機率大或小。根據量子力學，人類是有可能穿牆的，只不過是機率小到幾乎為零罷了。但是機率幾乎為零並不代表就不會發生，也許某些因緣際會，某些古怪巧合下，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對，就是因為量子論與相對論這兩個近代物理學上最偉大的理論竟然沒有交集，所以愛因斯坦才會汲汲於研究出統合這兩者於一體的『統一場論』，希望在繼『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後，再造學術生涯巔峰，只可惜一直到他身故都未能成功。」柳依依心有戚戚焉地說著，淡淡脂粉的臉上一抹黯然，似乎是緬懷著先賢古聖，也似乎是追念著往日時光。靜默了



一會後，柳依依又說：

「事實上，科學不斷演進的事在每個領域都發生，像我過去做的高能物理也是這樣。古老的時候，原子被當成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最基本單位，無法再切割了。但是後來，人們發現原子裡有電子、質子、和中子，因此原子就不是基本粒子，電子、質子、跟中子才是。可是就在幾十年前，物理學家又找到證據，知道中子跟質子其實並不是基本粒子，而是由三個夸克(quark)組成，屬於重子這一族群的粒子。而即使目前看來似乎夸克及屬於輕子一族的電子是基本粒子，但也沒有人敢再斬釘截鐵了，畢竟待研究、待開發的知識還很多，在最後的真理被找到前，一切都還待摸索。」

「的確是，人類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我們對外太空的瞭解可能還勝過對我們最切身的地球的認識。所謂『科學』應該是指一種方法、一種態度——一種縝密、客觀的方法，一種坦然心胸、不存成見的態度。運用這樣的方法跟態度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大自然萬事萬物的答案，找到最後的真理。『科學』絕不是一些死的知識，一些不容挑戰、不可改變的理論。在最後真理未被找到前，任何理論都有可能錯，都有可能須要做修正，像是量子論與相對論的互不相容就代表了這兩者都有可能須要做修正，都還不是最後的真理。」胡北風停了停，看了看窗外行人，然後繼續說道：

「『科學』是一種胸襟，能包容異己、小心求證，除非有確切證據，否則不以一己喜惡隨意頌揚或否定任何尚未經驗證的理論。所以說，那些動不動就指責別人不科學的人本身才最不科學。沒有科學證據並不代表就不對，須要看到底是實驗了，找不到正面的證據，因此說它錯；還是實驗雖然做了，但方法錯誤，所以得到的結論是錯的，冤枉了好人；或者是，根本就沒有做實驗，只是憑一己排他自負之見，隨意說別人不對。像是中醫、氣功、靈魂等，大家說它錯、說它不對，不是因為有確切的實驗結果、或理論基礎證明它們不對，而是因為現在已知的『科學知識』沒說這些東西對，但沒說它們對是因為從沒有過任何大規模的實驗驗證過它們對或錯。」胡北風似有感概地說著，柳依依忽然間一個似曾相識的感覺掠過，鬚鬢是在很古老的年代聽某個人說過，或是見某篇文章寫過，但要仔細分辨究竟何處、何時得來的印象時，那條隱隱的絲線卻又斷了。

柳依依分神往腦子裡搜尋了一會，全沒著落，甚至連剛剛浮起的那個似曾相識的若有似無感覺也縹緲無蹤，於是收起心神，看了看胡北風，卻見他

臉色仍現戚戚，依稀若有所思模樣，也就靜靜一旁陪著，並不言語。兩人默默坐了一會後，胡北風覺察自己忒太投入，於是揮去心中憂惱，更換了主題：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 CERN 的 director 說過一段很奧妙的話。他說人類窮盡心力想要尋找構成宇宙萬物的最微小單元，於是建構各式各樣的高能加速器來碰撞微小粒子以裂解或生成更微細的粒子，運氣好的會找到一些『疑似』基本粒子的小微粒，運氣差的就是經年累月也沒有具體成果。但是究竟目前所找著的這些『基本粒子』是不是就真的無法再切割？現在也都沒有答案。也許找到最後，我們會發現原來竟是如佛家所說的『無中生有』，構成宇宙萬物的最細小單位居然是『無』，是『空無一物』。」胡北風與聽得專心的柳依依相互會意一笑，然後又接著說：

「第一次讀到他的這段話時，我正唸大三，沒有特殊感受，只覺得哲學的成份居多，不像科學。不過後來自己往高能物理鑽研了些，愈發以為他說的有道理，因為現代的物理學已經知道了『真空非空』。『真空』中並不是空無一物，而是存在著永遠無法拿掉的一些物理性質，譬如零度能就是一例。」

柳依依一聽甚喜，原來胡北風也欣賞佛學中的科學思想，這讓她不由想起那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領導由近六百位物理學家組成的世界最大高能物理實驗團隊及在麻省理工率領五百名科學家研製 Alpha 磁譜儀並以之搜尋太空中反物質(antimatter)的丁肇中老師，於是開口說道：

「我在 MIT 丁老師那裡時，我們研究的是極大的宇宙，而丁老師同時在日內瓦的 CERN 還帶領實驗團隊研究極小的基本粒子。這極大與極小間實際上是很難分地，就好像 The Big Bang Theory——大霹靂理論——所推斷的，宇宙是由一顆極小極小的能量點發生大爆炸後生成的，我們今日所見的巨大宇宙在未生之前竟是納於芥子般小的能量團中，而一粒微小若無的能量團芥子竟能長成須彌山大的宇宙。」柳依依一直都讚歎大霹靂理論的「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因此話語間略有激昂，只是胡北風並未注意，兀自疑惑地想著那是誰——那位帶領 CERN 與 MIT 跨國研究團隊的大師？

「丁老師？Samuel Ting，丁肇中？」胡北風現了個困惑表情。

「嗯，我大三時丁老師來台灣挑選學生，我和另一位同學被挑中，因此



唸完大三後就去了MIT。」

胡北風暗暗點了個頭，是了，原來是這樣，難怪大四起就莫名消失了。但是，爲什麼約好會面的那天爽約不來？難道竟也有合理理由？胡北風心中酸一陣、苦一陣、澀一陣、愁也一陣，原本早已沒了的怨懟又一一被勾起。

三年前何秉燭與柳依依結婚時，他送了禮，但人沒到，他怕無法承受那樣的難堪，那會是種尷尬、是種折磨。雖然都已經是陳年舊事了，心裡頭早已擬了千百種理由諒解了她，但是一旦再邂逅、重相逢，苦澀甘甜、悲歡喜辛又是一一翻攪上心頭。

十幾年來，胡北風一直都難以忘懷清華園裡的藍衣女，伊人相贈的厚厚一疊書信總是靜靜躺在他辦公桌抽屜裡的黑木盒中，偶有思念便默默讀上一、兩封。他知道要忘卻這樣一個女子不容易，尤其是當原以爲消失的她又再出現面前時，但更令他爲難的是她已羅敷有夫，且偏偏是亦敵亦友的何秉燭。因此當柳依依婚後來到鼎天證券上班，被研究部副總帶著到各部門拜會時，胡北風並未與之相認。不過，掙扎了好一段時日後，胡北風帶了盒新竹城隍廟口新復珍老店的竹塹餅去看柳依依，兩人邊喝著武夷山鐵觀音，邊品味著來自新竹的共同回憶，暢聊了好半個下午。但是，胡北風並未說出他真正是誰，那個年少風流的北冥鯤已深藏在包裹得一層層像風信球莖的心事底下，他喜歡這個燦爛愛藍的女子，他不想給她困擾。也因此同事三年來，柳依依只知胡北風是同系所學長、來自南洋、喜歡衍生性金融商品、偶爾舞文弄墨，此外就知曉不深，更別說識得他是當年讓她心動的那個慘綠少年。而胡北風爲避免自己陷入過去泥沼，避免自己意氣衝動讓兩人單純清淨的關係招引漩渦風暴，也不去多提當年舊事，更不相問柳依依離開清華後的過往種種。可是儘管如此，孤單獨處時，胡北風仍不免心中有怨，想知道究竟蒼天何爲作弄。

胡北風蹙起眉、漫了神、全沒留意柳依依又說了些什麼，只是懷想著十多年前昆明湖畔顧盼不見柳依依的一種種可能。柳依依心覺有異，納悶眼前這爽快的男子怎忽然間變了調，成了個悶葫蘆，便想輕問一聲，卻一陣鈴聲不期中響起，驚了她一跳。

兀自出神的胡北風也被鈴響驚醒，連忙拿起桌上的行動電話。柳依依見胡北風臉色由平靜而迷惑、語調由清淡而疑猜，就凝了眸望著胡北風關心地問道：

「怎麼了？是不是該走了？」

胡北風看了看錶，擠了個微笑，點了一下頭，站起身來候柳依依也起身後，便一齊走往店門口，並邊走著說道：

「祕書打的。董事長找我，約好三點半上去，還二十分鐘」。

走了幾步，胡北風又說：

「他很少單獨找我。就算有，也多半是在主管晨會之後。不知道是什麼事？」

柳依依側過臉瞧了胡北風一眼，她感覺到身旁的他有些耽憂，於是笑著說：

「你們部門是全世界最賺錢的部門，董事長找你一定是好事吧。」

胡北風又難為似地擠上一個笑容，並未答話，早上開完主管會議時眼角餘光瞥見的笑得詭譎的樓盈盈一直讓他心神不寧。這時兩人恰由裙樓底下的涼蔭處走出，漫天閃爍金光倏地打在身上，像片片灑落的菱尖利片，又像支支疾射的凌空銀針，扎得人疼，也扎得人睜不開眼。

胡北風被這突如其來的金亮銀輝打得滿臉起皺，但也打得沒了憂思情怯，便頗有談興地說：


「妳知道這 101 大樓像什麼嗎？設計師說是幽篁脩竹，一個個的樓層就是一段段的竹節，但我怎麼看都不像。我覺得這高樓是金鋼杵，是尉遲敬德手中的那降魔金鋼杵。妳如果去爬象山，就會看到『北星寶宮』廟門上黑臉門神尉遲恭手上拿的就是這模樣，一節一節的，頂端還尖長地直指天宮。」

胡北風眯著眼，見柳依依很感興趣樣子，又接著說道：

「火車站前的新光大樓遠看像彩色鉛筆，但跟 101 合起來看卻是像白臉門神秦瓊——秦叔寶——手持的伏妖通天劍。」胡北風說著說著，不覺間已走到大樓底下大門，便放緩了腳步，並話鋒一轉地說道：

「這一黑一白、一東一西、一杵一劍，原本是要降魔伏妖的，沒想到魔未除，妖更多。在民間傳說裡，被唐太宗欽點並繪入凌煙閣為開國二十四功臣的秦叔寶與尉遲敬德是正氣凜然、義薄雲天的，因此在魏徵夢中斬龍王後，唐太宗為避龍王夜夜來索命，乃令此二將戎裝戒護門外，免卻涇河龍王





之擾。只可惜秦瓊和尉遲恭畢竟只是守護大門的門神，能拒魍魎魑魅於國外，卻無法擋鬼怪妖魔起於蕭牆之內。妳看總統府、中央政府機關、立法院、各縣市議會，多少妖魔鬼怪，多少魍魎魑魅。」

胡北風一說完，忽然警覺何秉燭正是立法委員，忙向柳依依道歉。柳依依尷尬一笑，不以爲意，但心裡頭卻猝然一震，這引古諷今的本事、這雜談野史稗官的雅緻，似乎曾經見過，曾經聞過，那應是來自一個遙遠的記憶，悠悠邈邈，也應是源由一份古老的情愫，迷迷茫茫。

兩人進到大廳後，又聊了幾句，然後愉快話別。胡北風往右翼電梯走，那裡是50樓以上的高樓層電梯，往債券部、新金融商品部、及高級主管辦公區；柳依依則往左翼電梯去，那邊是低樓層電梯，可到研究部及承銷部。

胡北風一路直上62樓，在警衛檯處向當班的武必忠打聲招呼後便逕往董事長室行去。不一會，心情忐忑的胡北風來到祕書面前，恰好一臉森嚴的江麗天正開門要交待祕書事情，見胡北風來到，立刻堆了笑顏，邀他入內。

江麗天先自行往角落處大型黑皮沙發組的首座坐定後，然後指指斜對角的三人座沙發要胡北風坐下。雖然跟著江麗天已十多年了，知道江麗天賞識他，重用他，但胡北風一直都恭恭謹謹，對這虎獅般的董事長心存敬畏，絲毫不敢輕慢，因此沒叫他坐，他不會自恃功高坐下地。

腦子裡陰晴不定的胡北風正襟危坐，望著江麗天，等著他發語，心中則惴惴不安，臆想著是否是與和江上峰的不合有關，還是跟近日認購權證的獲利不佳相干。江麗天緊閉著唇，摩弄著左手中指上的一枚黛綠翡翠戒指好一晌後，總算說話了：

「北風，香港的總經理提了辭呈，想回加拿大。公司裡有國際經驗的不多，能讓我放心的就你一個，你考慮看看要不要去接這位子，薪資會從優調整，內部職級也會調升一等。」

胡北風聞言一愣，剎那間，七八個星天外邊浮浮沉沉、明明滅滅，兩三點雨心上頭濕濕燥燥、陰陰晴晴。他知道香港是個苦差事，一百萬美金的資本額做不了什麼大事，幾任總經理都是半途陣亡，因此一時間轟轟隆隆，頭腦袋中一陣悶雷亂響。

胡北風正待平復心情，想給個說辭推卻，江麗天嘹亮聲音又起：

「認購權證退稅的事恐怕沒那麼容易過關，財委會裡有的立委害怕被媒體將他與財團劃上等號，不利未來的連任，可能不會支持我們。過去我們在給年終獎金時都是假設立法院將通過新版本稅制，而且可以追溯既往，不過現在愈來愈多同業券商已改變觀點，採用保守的作法，獎金先給一半，另一半則待可溯及既往的新稅制三讀通過後才給，你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胡北風一聽，心上頭七、八個吊桶又開始上上下下、起起落落。這問題他不是沒想過，但這麼快被問到卻是他沒料想到地，因此一時結舌，沒能回答。江麗天見他微愣，也不待他回話，便自顧給了答案：

「認購權證新賦稅案在社會上已有雜音，媒體開始懷疑立委與券商勾結，因此敢支持的立委恐怕不會太多。這案子若這屆立委沒過，那未來要過關的機率只怕更低了，因此找你來也是想問問你意見，看看我們是不是也仿照同業做法，獎金先領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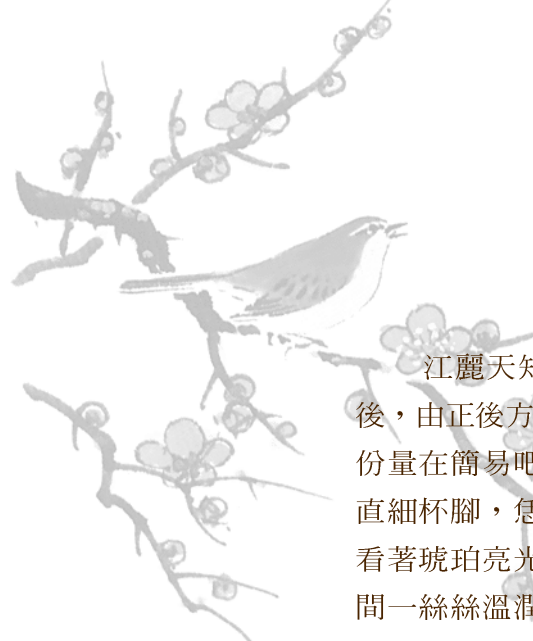
胡北風低頭一想，腦子裡立刻有了主張，便開口說道：

「學理上說，認購權證應以新稅制課稅才是公平正義，這點財政部也同意。不過政府目前財政困難，且立委風聲鶴唳，害怕被說是圖利財團，因此就像董事長您說的，恐怕新稅制不易過關，而就算勉強通過了，也不太可能可以溯及既往。所以，站在公司及股東的立場來看，同業的做法應是合理。」

江麗天瞅著胡北風，臉上似笑非笑地，心裡頭卻算珠子一顆顆不停打，待得胡北風一說完，立刻換了個和悅顏色，並故做體恤地說：

「必須辛苦你了，我想新的獎金辦法就從本年度開始實施，所以要麻煩你跟部門裡多溝通。不過還好同業目前大多已採用這樣的獎金辦法，因此會受此影響而異動的應該不太多。」

胡北風靜靜聽著江麗天狀似商量、卻全無餘地的指示，心中不斷打量該如何跟部門裡同仁講。近一年來，由於同業競爭及市場成熟，認購權證已利潤愈來愈薄，平均獲利僅約為權利金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若新稅制不過關，仍依舊制課徵權利金百分之二十五的稅，那麼這生意是做愈多、賠愈多。因此，胡北風深知江麗天的裁示不僅合情，甚至是遠勝合理，因為認購權證業務基本上是賠本生意，按利潤中心精神，是不該有獎金的。只是原來的獎金制度行之有年，一旦更改勢必引起反彈，胡北風很耽心人才可能會流失四竄，把個多年來辛苦建立的部門給毀了。



江麗天知胡北風正天人交戰，也不催他，自顧站起身走到大檜木辦公桌後，由正後方壁櫃裡拿出一瓶只剩一半的 Hennessy Cognac XO，倒了約一小酌份量在簡易吧檯上的白蘭地酒杯裡，然後手心翻轉朝天，左手兩指根縫夾著直細杯腳，恁圓腹透光杯身輕躺在寬厚手掌上，邊搖晃著邊走回座。胡北風看著琥珀亮光在水晶杯裡迴旋圓舞，忽高忽低、忽揚忽抑地畫著圈圈，隱約間一絲絲溫潤滑香侵尋入鼻，煩複百結的心情忽然間全解了，他知道無須文飾，直接實情告知同事即可，終究這是共體時艱的權宜做法，一旦稅制有轉圜，另一半的獎金就會發放，於是準備起身告退。

江麗天明白胡北風想清楚了，便又補上一句：

「香港的陳總再一個月離職，我希望你去好好幹，過去幾任總經理都是空降，徒有抱負，卻沒執行能力。我想派你去，是因為你有不同於他們的專長，且是我嫡系訓練出來的，視野較大，執行力也較具體，比較可能帶出一翻新氣象。你考慮看看。」

胡北風略一思索後，默然站起，向仍坐躺在黑皮沙發、手中晃著酒杯的江麗天輕輕一躬身，然後恭謹地走出房門。

江麗天一口飲盡杯中黃澄玉液，嘴角得意翻轉上揚。他不怕胡北風走，十多年來，胡北風早將新金部根基打得穩固，就算曾經是新金部主管的兒子江上峰不回鍋兼管，那個江上峰偶爾提起、辦事似乎俐落的年輕人，叫什麼「白牆」黑瓦的，讓他當個有名無實的主管也是可以，反正制度章則都已建立，大家照表操課即可。他也不怕新金部的人走，有國內外碩士文憑等著進新金部的人多如江鱗，要找肯用心又便宜的很是容易。他怕的是胡北風反咬，他怕的是胡北風狗急跳牆。所以他要胡北風體面風光地離開新金部，離開台灣。香港是個前哨站，準備進大陸，但在兩岸關係未突破前，一切都是白談，因此他要安插胡北風去香港，一、兩年後績效一定是出不來，那時讓他走，就不會有人講話了。而且離開台灣，離開這裡的人脈網絡，與立委密謀的事就不可能會再洩露了。

江麗天想著自己這神妙的一連串計謀，不由暗暗欣喜，不由默默讚歎，但也不由感激中午青石小鎮的那一段溫存，讓他有此靈感。友聲